

藏

書

藏書史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二三十三

○漢司馬遷

班彪

班固

○蜀陳壽○

附王隱

宋范曄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祈

鄭樵

○元歐陽玄

宋竇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星相

魏朱建平

子客師

張儉裁

金梁鳳

唐袁天綱

王遠知

藏書史學儒臣傳卷三十二

○司馬談司馬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一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相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

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德遠則德  
明，釋此而任術，夫神不用則竭，形太勞則弊，神形至  
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  
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  
也。故曰：使人拘而多與，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  
文學小人之儒，耳。豈當時魯國一人儒哉。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

傳目作 卷之三  
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飲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歿，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



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其聲者謂之欸。欸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肯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歿。歿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

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歿矣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  
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  
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  
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  
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  
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尔其念哉遷俯  
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  
率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禮記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

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真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歿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殀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



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迷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賈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不羣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  
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  
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  
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  
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統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以埃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旣被刑之後爲中  
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畫以古  
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  
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氏贊曰自書契之作而有  
史官其載藉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  
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

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爲真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

使遷而不殘，陋不踈，略不輕，信不是，非謬於聖人，  
足以爲遷乎？則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  
於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於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  
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於聖  
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於吾也？夫按聖人  
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  
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  
者不必有德，又何貴於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  
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

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聖人以爲是非也。故雖以游夏文學，終不能出一詞以贊之言，不待贊也。而况爲之傳與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何必穿鑿傳會，比擬推測，以求合於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詞，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傳實自孤行。良有見也。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



君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明哲與？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列，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  
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  
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  
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  
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  
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噫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  
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欲以感

之而貴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  
從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彪  
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  
之命輒去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  
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  
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  
史道事傷實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  
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

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  
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第  
起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  
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  
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  
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  
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

邇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  
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  
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  
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  
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  
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  
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

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  
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  
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  
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實戲以自  
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  
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  
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  
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

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有流  
嘗行固奴于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其人大怒  
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歿獄中時  
年六十一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  
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  
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  
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  
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  
論議常排歿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

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  
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  
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陳壽○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  
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  
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  
除佐著作郎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又除著作郎領  
本部中正撰蜀吳魏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



著魏書見壽所作高便壞已書而罷。或云丁儀丁廙存  
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壽亦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  
謖爲諸葛亮所誅。而壽父被髡。諸葛瞻又輕壽。故壽  
爲亮傳。謂將略非亮所長。言瞻惟工書。名稱過實。人  
以此少之。杜預將之鎮。薦壽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  
職。母遺令。葬洛陽。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譙  
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  
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

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頽等表曰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父銓爲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銓遺業且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皆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隱以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有著作郎虞預者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舊事數咨訪隱并借隱所著竊寫之而不欲  
隱著名日與權貴共爲朋黨斥隱隱竟以訪免卒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焉亮供具紙筆使寫所著其  
次第可觀者皆父銓所撰其文體混慢不可解者隱  
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廁而產頭額爲磚所傷故  
少以磚名好學工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  
馬後爲吏部郎元嘉元年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

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累遷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沈演之對掌禁旅。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善彈琵琶。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彈。一日侍上飲，晏歡適上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止，曄亦止。後竟與魯國孔熙先、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曄甥謝綜等謀爲反逆事，覺詔收綜等，並欵服。唯曄不首，上示以親手筆迹，曄乃無語。在獄爲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

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  
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辦首山側雖無稽生琴庶  
同夏侯色寄言生存于此路行復卽上送白團扇與  
擘令書詩賦美句擘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  
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擘本謂入獄便死而上  
窮其獄遂經二旬擘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  
事或當長繫擘聞而喜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嘗昔論  
事攘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  
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邪設令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顧綜言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爲先曄旣食又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乎曄家悉至市其妻先撫其子而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歿固不足塞奈何枉殺兒子其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告曰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見妓妾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誅時

年四十八

○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陰陽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時有鬼在後宮檢無從得入浩言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時晉將劉裕伐姚泓來求假道羣臣咸謂函谷天險裕揚聲伐彼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而伐之若假之水道

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議者猶爭，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然裕平姚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



不能守也。終當爲國家有耳。後浩又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逸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劇談至中夜。賜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是年裕果滅秦。司馬休之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遂取關中。浩性不好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大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袁生所謂家八筐篋中物。

不可揚於王廷者也。尤不信佛法，曰：「何謂事此胡神？」及世祖卽位，左右多毀浩者，帝不得已，命以公歸第。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計謀，每自謂張良而稽古過之。旣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言嘗遇老子，命已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又遇神人李譜文，云是老子玄孫，亦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其天宮，靜輪之法，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其書於魏王，朝野不信，而崔浩獨師之。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

請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始光中，浩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浩獨勸上進兵，遂克統萬，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自平涼復取長安，是爲神嘉元年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協不宜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慙不能對，既罷朝，或尤浩曰：

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源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散衆放畜，謂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明聚困弊，自可一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如浩所料。浩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清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問異事，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

歌工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魏主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住河中舍之西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

能爲害也。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旣平，遷浩司徒。詔  
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  
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  
雅、大原、張偉等，皆賢雋之甯，冠冕周邦，遂徵用。盧玄  
等，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  
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性族，玄請加三思。  
浩不從。由是得罪。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河西王  
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尚書右弼李順等皆

曰自溫關河西至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又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則水不通流坐致渴乏又地無青草豈任久住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且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時伊馥



亦勸從浩言。魏主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乃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真君元年，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官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錄，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

道殊不可相接。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八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浩既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欲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

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闔  
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  
臧物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  
毀諸經像寇謙之固與浩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  
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太子  
是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  
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  
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  
不著述神麈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

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爲  
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書魏  
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恨、相  
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  
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二年、宋元嘉二  
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等  
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歿、初浩  
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  
焚之、捐報。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

士數千人○根○應○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浩書體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高允

高允勃海脩人允少孤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居家教授至千餘人後被徵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

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歷術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其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云何允曰紫星傳金水二星當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

東并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惟游  
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  
恐泄漏，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遼東  
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  
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  
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矧櫛  
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  
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  
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

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  
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事皆制於  
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  
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  
臣允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  
重故允迷亂失次臣何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  
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  
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  
以實真臣也時帝怒甚赦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



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  
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爨非  
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死帝大怒命介  
士執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  
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免  
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  
不奉東官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文成卽位拜允  
中書令著作如故帝嘗幸允第見允草屋數間布被  
緇袍厨中鹽菜數種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其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表固讓不許復以本官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恒呼爲令公不之名也文成崩獻文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舊典郡國宜置學官卿儒宗元老與中秘二省參議奏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以下以次遞減從之郡國立學自允始也獻文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允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

定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允時年近九十矣以久典  
史事乃薦高閻自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  
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並不蒙譴責真君中獄訟  
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臯陶至德也而  
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  
有刑之餘釁況於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諡曰  
文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人少時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

武藝目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之  
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  
之減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  
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帝西入關收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粹藻富逸  
梁主及其羣臣咸敬異焉先是南北講和李諧盧元  
明首通使命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帝  
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  
帝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因敕收

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收於是部通直  
常侍房廷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  
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  
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面上  
之但所引史官並非史才全不堪編緝當時恐其凌  
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故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  
被書錄收性急又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  
作史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  
因讒休之曰無以讒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

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

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

榮原是良將

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

金故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范

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對

文宣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與收無親遂

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

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其道德

允不虛美自信也

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  
加罪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  
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  
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  
野收並爲其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故抑塞訴  
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  
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  
之書當傳之萬古時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

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其爲人如此。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後邵被踈，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議論更相訾毀。收每議，慚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

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



昭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懋  
丁邢溫所不逮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  
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  
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二

藏書史學儒臣傳卷三十三

○姚思廉

梁書陳書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俄受秦王府文學。王歎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時思廉在洛陽，王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

故有是贈。王爲太子，思廉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譏靈運、顧野王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直諫，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孫壽，武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

○李延壽

北史南史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  
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  
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  
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  
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恩所以改正之未成而延  
壽既數與論撰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  
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  
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

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吳競

武后實錄

吳競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薦競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始競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次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爲草自隨請爲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爲  
恒王博士雖年老衰僂猶願還史職卒年八十兢叙  
事簡核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  
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  
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  
善知競所爲從容謂競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  
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  
草故在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

○劉知幾 史通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子玄潛聽之還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敢忘父奇之遂授以左氏踰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

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  
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  
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  
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上  
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  
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  
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  
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



縉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高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年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也令監者不肖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也楚客惡其言曰是子欲置吾何地耶子玄自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

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經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逵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車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宋璟等不然其論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

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卒年六十一

李生曰才學二字發得明徹論識處尚未具也

○宋祁 新唐書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

竇祊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累遷同知禮  
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祊同案試  
李照定新樂胡瑗鍾磬祊皆典焉成遷尚書工部員  
外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庠知政事改祊龍圖閣學士  
史館修撰修唐書景祐中詔求真言祊奏人主不斷  
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  
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  
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  
三患唐書成爲列傳五百十卷遷左丞以羸疾請便

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  
直許一子主湯藥尋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  
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  
已毋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  
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若等兄  
第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兄庠也  
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  
應得謚謚曰景文

○鄭樵

通志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謙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畱讀盡，乃去。趙鼎、張浚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

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子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最多。平生甘淡泊。樂施與。尤切於仕進。

○歐陽玄 遼金宋三史

歐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也。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

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歷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作南山隱居。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



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  
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  
出玄手海內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  
玄手筆便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  
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